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耶鲁大学: 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前世今生

郭英剑



耶鲁大学让学生有机会亲自接触艺术品、标本、善本书籍和历史文献而获取知识,使人们看到了技术时代一所大学的新使命——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分享其所有,共享其知识资产。

数字人文实验室落户图书馆

前不久,耶鲁大学一则校内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校数字人文实验室(Digital Humanities Lab,简称为DHLab)乔迁新居,落户耶鲁斯特林图书馆。消息称,该实验室于10月9日开放。

相关报道所发布的照片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立方体空间,但实际上,整个实验室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灵活的工作空间,配备有轮式家具,可以形成多种布局,以适应个人谈话、小组讨论、工作坊和其他各种学术活动。这里有一个5英尺×11英尺的高清屏幕,由6个独立的触摸屏显示器组成,可以用来做详尽的演示。研究者可以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定期连接到安装在房间墙壁上的10个额外的高清显示器上,以展示他们的工作并与大家进行讨论。吸引人们目光的是那个开放式天花板的玻璃立方体工作空间,这是一个安全的工作空间,玻璃墙可以自由闭合,让研究者的工作不受干扰。最后一部分位于立方体后面,配有独立的工作站和软椅,位于房间每个角落的书桌为图书管理员提供了与研究者的协商空间。

其实,这里原来是一个阅览室,经过翻修,配备了高科技的设备,研究人员可以在此利用数字工具和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学科。

耶鲁图书馆馆长和负责馆藏与学术交流的副馆长吉普森(Susan Gibbons)说,近年来,耶鲁师生对从事人文学科前沿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学校一直通过实物收集以及数据管理和分析方面的技术与专业知识予以支持。现在,拥有了这个全新的空间,学校就可以通过先进的计算、专门的工具和协作空间优化对研究的支持。

何为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有诸多的定义与概念。我在一篇专论数字人文的文章中指出,数字人文是一种将新的技术工具与方法运用到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教学、科研、服务以及其他创造性工作之中的新型学科。反过来,数字人文学者也运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的思维与方法反思数字人文的运用与价值。在这里,“数字”与“人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联动关系,新技术的生成与应用,改造了传统的人文学科,诞生了数字人文,拓展了新型的人文学科;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依据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观察、研究、质疑乃至批判数字人文之于文化传统与数字文化的深刻影响。

而通过上述概念,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数字人文所具有的四大基本特征。

首先,数字人文是文理结合的产物。由人文学科与计算或信息技术相结合,推翻了文理之间、人文与技术之间过去极为森严的壁垒,走到了一个全新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阶段。

其次,数字人文具有跨学科与学科交叉的特点。人文学科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各领域,与计算机或信息技术相结合,往往超越了单一的学科范畴,从而走向跨学科的研究。

再次,改变了传统人文学科知识的生产、保存与传播媒介。在过去人文学科单纯或者主要依靠印刷本来完成并获得人们认可的基础上,引入了数字工具与方法,从而使人文学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最后,数字人文令传统的人文学科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科盛行的时代、在物质主义横行的年代、在人们不断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人文学科的价值与意义日趋为人所怀疑。

而数字人文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人文学科在一片技术世界的大漠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拓展了新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也使传统的人文学科在信息化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早期的数字人文

耶鲁图书馆的这间阅览室开放于1931年,当时是备用图书馆。到今天,在这间翻修过的图书馆中,书架上依旧摆放着各种学术书籍,房间的支架和木制卷轴都被修复、改装过,收藏了数百卷关于数字人文学科的书籍。

在这个房间中,保存着一张镶框的海报,让人们可以一窥应用技术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计算机应用于人文学科?(Computers for the Humanities)”——这就是这个讲座的题目。海报上记录的时间是:1965年1月22日至23日,并且说明这是由耶鲁大学所举办的一个由IBM资助的会议。海报采用了罗丹著名的雕像《思想者》的一个侧影,背景是白色的小矩形,代表着早期电脑打孔卡上的小孔。

在早前有关该实验室进行翻修的报道中称,这座数字人文实验室是一个莎士比亚与硅谷相遇的地方。它将支持科技与人文交叉领域的工作,容纳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设备,容纳广泛的数字项目,并成为学者的资源。

据介绍,这个数字人文实验室建立于2015年秋,目的是协助学者将技术与量化方法应用于人文研究,同时,作为一个协作空间服务于传统的STEM领域与艺术和人文学科相结合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被称作是“STEAM”——在原有的STEM里面加进了A,意味着加入了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内容。该项目希望培养全校学生对STEM领域和艺术交叉

点的兴趣和欣赏能力。

翻修工程始于2016年12月。它的目的是使设施更加现代化,增加空调和适当的环境控制,改善照明,加强安全措施。这里珍藏有包括耶鲁大学成立以来的记录和连起来有超过16英里之长的档案,其中包含数百位历史人物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著述。

数字人文实验室

耶鲁的数字人文实验室是该校图书馆所提供的一项服务,它可以帮助学者们使用数字工具和方法来解决人文问题。

据介绍,耶鲁大学的数字人文学科项目利用了从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到三维沉浸现实(3D-immersive realities)的广泛技术,为长期存在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带来了创新技术。作为技术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数字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与学术有关的技术,将不同的学科带入到彼此的对话中。今天看来,从英语和历史到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信息的学科范围在不断扩大。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有关报道中所提到的几个数字人文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名为“photogrammetry”,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用于搜索美国农场安全管理局和战争情报办公室于1935年至1945年所持有的17万张照片;另外一个项目是“John Ashbery's Nest”,这是著名已故诗人之家的虚拟之旅;还有一个是“Gathering a Building”,它是一个基于新型的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分析其所产生的社会、物质、历史等多层面问题的平台。

这里,我重点介绍其中一个具体项目,希望由此大家可以对数字人文研究项目有更深的体会。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是

美国著名诗人,这里的“John Ashbery's Nest”提供的是一个诗人故居的虚拟旅游。1978年,阿什贝利在纽约哈德逊买下了他第一栋也是唯一的房子。他从此开始收藏古董以及包括陶瓷、墙纸等在内的各类收藏品,而他的很多诗歌创作都与家和这些藏品有关。

阿什贝利在哈德逊的家是一个私人空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参观,但这个项目则通过一个网站,突出了阿什贝利在每个房间中所进行的创作(包括照片、传记细节、档案记录,以及阿什贝利和他的伴侣大卫·柯曼尼讨论每个房间的音频剪辑),提供了他是如何使用和想象家园的经验与重要文献资料。相关链接表明,这里的藏品和房屋在阿什贝利的艺术生活中与他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这个平台利用新的虚拟现实技术探索每一个房间,并赋予室内物体以互动性,使人们能够体验到置身于“事物中间”的亲密感,仿佛这一虚拟现实就在阿什贝利那些伟大的诗歌中回荡。

具体来看,根据该平台介绍,人们可以穿过14个房间,与232个物体接触;可以聆听200多个音频采访摘要,其中包括约翰·阿什贝利、他的伴侣大卫·柯曼尼和其他十几位艺术家和学者的声音;可以阅读有关对象和房间的其他存档信息;还可以通过100多首诗的链接,探索实物与诗歌想象之间的关系。

耶鲁大学校长萨洛维(Peter Salovey)针对这个实验室说过,为学生提供亲自接触艺术品、标本、善本书籍和历史文献而获取知识这样的机会,是耶鲁教育独树一帜的地方。现在,他更欣喜地看到,学生们穿梭在手册和档案中开展研究。这恰恰让人们看到了技术时代一所大学的新使命——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分享其所有,共享其知识资产。

四海游学

我的阿尔泰之行

赵嘉熙

人

2019年的七月,经过漫长的飞行,我到达了新西伯利亚机场。由于签证原因晚到一天,大队伍已经从巴尔瑙尔向阿尔泰山进发了。我和等候的老师打车前往位于切玛尔的营地,虽然早有长途汽车旅行的心理准备,但是长达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还是让我震惊。

路上,司机一个人开了将近十二个小时的车。我们几次停下休息吃饭,他却只买了几瓶功能饮料。他非常专注,坐在后排我都能感受到他紧绷的神经。司机是个老烟枪,但是当我坐上他的车时,却没有闻到一丝烟味。抽烟时他把车窗开一个缝隙,确保烟气不会飘到我们的鼻孔。下车时,他会走到一个无人的偏僻角落,掏出打火机,点着烟,眯着眼睛看着肩陶醉地吸上几口。

初来乍到,一个高鼻深目的司机和他清爽的车,竟给我这个异乡人留下了对俄罗斯最初的美好印象。我对在俄罗斯短暂的二十天驻留,更多了些期盼。

到达营地后,我遇见了团队的司机、厨师。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尽管他们的职业都很普通。厨师在二十天中,从未离开过营地,他的任务就是为我们烧一口热饭。我们的司机把我们送到工地后,要独自待一上午,无聊的时候,只能和俄方团队的司机聊聊天。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批人,就是俄方的发掘伙伴。他们起得比我们早,睡得比我们晚,工作时间比我们长,强度还比我们大。即便早知他们是专业队伍,但他们的效率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俄方团队的发掘队员很少会主动开口请求别人的帮助,人人都能独当一面,重活累活宁可一人进退反复,也不开口求人。当然,旁人也很少主动开口提供帮助。相比之下,我们的集体感更强,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与俄方相比,我们更像一家人。两相对比之下,各有所长,也充分反映了文化差异。这种迥异的文化心态,也是我在异国他乡渴求领悟的内容。我不遗余力地从俄罗斯风土

人情中汲取他们的营养,我相信他们也从我们这里,学到了很多。毕竟,最精彩的璀璨,是碰撞出的火花。

食住

在营地,我们的饮食相对单调。抓饭、通心粉、土豆汤,炖菜是我们的主食。不过,在离开和返回机场的路上,我们还是有机会品尝了不少美食。我对这一带食物的总结是,它处于欧洲食物和东方食物的交界区域。

在这里,我见到了类似饺子、包子的主食。世界上用面包包馅的食物非常多,但是俄罗斯的这种“饺子”“包子”,无论形状还是内容物都与中国的很相似。包子可以说在外形上和我们的南方的小笼包分不出什么区别。饺子也用国内常见的萝卜配肉做馅。有所差别的是,他们会加入奶酪,以及比较特别的香料,似乎多了几分欧洲的气息。

除去食物,阿尔泰地区的方方面面既有欧洲风貌,又带了几分东亚特点。

阿尔泰地区有不少蒙古人,黄色的皮肤总是能引起我们的亲切感。马路上小巧的日本车来往不绝,是左舵、右舵混合使用的。这些混在一起形成一种莫名的和谐感,也成为俄罗斯别具一格的地方。

营地是一片小木屋,男生女生各占一座。小木屋有两层,一层用木板隔成两间房,二层则是一个通间。四人或五人一间,木板床或弹簧床。厕所、桑拿房、水池都在屋外。餐厅设在一个半开放的、独立的小木屋,我们的俄罗斯朋友睡在餐厅边的帐篷里。

营地手机信号不好,偶尔能收到信息,但却很难发出去。电力全靠发电机,只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供电。其间,抓紧给电子产品续航是很重要的。

这里降水丰沛,天上飘过来一朵乌黑的云彩,便是要下雨了,跑都跑不及。木屋的窗外是苍山,阳光从云层间泻下来,可以看见山上的森林披着明亮的斑块。乍雨乍晴,雾可以在瞬间浓稠到能够掩盖不远处的山峰,于是阳光总是明灭的。山居营地常常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铃声,这些马儿会时不时地走到营地栅栏

阿尔泰之行实在是我高中生活中,意想不到又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打算暑假上二十天的课外班,没想到却跟随南京大学本科国际科考项目的师生到俄罗斯进行了二十天科考。这是我第一次完全脱离父母,过集体生活。出发前的紧张和犹豫是有的,但是归来时的收获远远大于起初的困惑——不虚此行。



发掘的铲土阶段,石棺埋藏在密密排布的、大大小小的石块下面

外,带来无限的自由感。

工作

来到阿尔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参加考古发掘。我们的发掘对象是一座游牧民族的墓葬。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准确年代。刚开始工作时,只能看到一个大大的圆形石堆,随着发掘的推进,才一步步揭开了其内部结构。

发掘时,每天七点起床,七点四左右出发,下午三点收工,中途有加餐和休息。下工后,老师经常会让司机带我们去镇上,大家一起愉快地吃冰淇淋。体力消耗虽大但却很充实。

工作整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除墓葬上的草皮。其间,我们在主墓旁边上发现了一小堆石块,老师推断它是一个殉马坑,这个推断在以后的发掘中得到了验证。

第二阶段是铲土,用铲子和刀剔除石缝中的泥土。这项任务比较考验耐心,人要一直蹲着,低着头。如果恰巧太阳大、风也大的话,那么“吃土”是避免不了的。

第三阶段是清除墓葬周围的石头,以求更清楚地观察中间的石棺。这个阶段对体力的要求很大,完工之后,我们还平整了整个发掘区域,挖了不少土。最后扫掉了浮土,只留下中间的石棺。

第四阶段才是对中间石棺的发掘。

因为权属的问题,这项工作主要由俄罗斯团队完成,我们围观了他们发掘石棺和殉马坑,看到多日的劳动成果,大家都很兴奋。最后,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我们把所有的石头、泥土都进行了回填。

考古工作很考验人。发掘过程纯靠人力,以便更好地保护墓葬,效率并不高。但是最后看到我们像蚕食桑叶一样一点一滴积累出的成效,很有成就感。

活动

实习期间,我们安排了长达十多天的考古课程。每天有俄方的老师授课,时间安排在晚上九点到十点,大家一起聚在餐厅上课。课程内容涵盖了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治等方面,中间还有两天的植物学课程。另外,还有一名来自法国的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有关家马驯化的讲座。

除了课程,我们还安排了多次远足。在阿尔泰山间行走,路是要自己踩出来的。在一人多高的草丛中穿行,带有蒙昧的畏惧,又有开疆拓土的快感。爱自然的人都是抵赖不了的享乐主义者。当回想起那里的景色时,我脑海里一直有回甘的感觉。

二十天的停留中,我们还抽出一天乘大巴参观了岩画和许多墓葬。岩画地址位于阿尔泰山深处,气候干燥。岩画上绘制了猎人和鹿。导游反复提到了岩画上绘制的地下、人间和天上三个世界。我可以模糊地把她的描述和岩画内容对应,但却很难辨别所谓的“三界”。有的岩画非常抽象,对它们的解释估计也是想象居多,有些甚至可能是后人仿刻的。这处岩画地点发现很早,早在1912年就有人来参观了,所以岩画的破坏也很严重,上面的刻字、涂鸦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十分重要。

科考之旅精彩而又充实,行万里路,领略山河,不再囿于书本,用身体的疲劳换来精神的饱满,不虚此行。

(作者系南京大学“飞跃计划”国际科考之旅营员)

域外传真

英国正处于心理健康危机之中,这已经不再是秘密。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着许多国家的青少年。

在英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在经受心理健康问题的折磨,在任意一周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经历焦虑或抑郁等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轻人中,特别是大学生中,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全日制学生辍学的可能性更大。更糟糕的是,在201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发生了95起大学生自杀事件。

大学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并试图通过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来解决问题,但是,心理健康不仅仅是一个大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性问题。由于资源有限,例如大多数大学只有少数人具有专业心理健康医师资格证,可以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评估、为学生提供咨询,所以大学在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上力不从心。因此,英国大学需要一种更加集中的方式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不是通过向每个学生提供某种程度的咨询支持来达到全面覆盖有心理健康问题学生的目的。

大学需要一种分类策略,以尽早锁定那些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感到紧张和焦虑的学生,以及产生消极念头的学生,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危机前得到适当的帮助。

为此,许多大学采取的方法是在内部实施或调整流程,通过数据分析获得学生实时参与度,除了简单地量化课堂出勤等活动外,这些系统还提供了数据视图,显示学生的行为是否与积极状态下的结果、同龄人的表现,尤其是其自身表现相匹配。通过这种方式,发现行为上的细微变化,从而对有心理问题苗头的学生做出早期预警,以便仔细确定何时何地地进行干预。

当然,大学没有资格对学生是否患病进行诊断,但在学生一生中最为脆弱的节点,大学学生寻求帮助的路径,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大学生心理状况的鸟瞰,全面了解每个学生个体在心理和学习成绩方面需要帮助的地方,大学可以在动用更少资源的情况下,给每名学生以更精准的帮助。

(作者系教育科技公司 Solution-Path 首席执行官,许悦编译)

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预警

理查德·盖思科



全方位地反映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存在困难,但利用技术可以全面了解学生个人的需求,进而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提前预警。